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一百七十五个晨与昼



一百七十个夜与昼

高红十

1

李家华支队长说：当一辈子刑警，干两辈子活，苦了三代人

董方亮对黄修业说：万一我光荣了，让我儿子长大当刑警，还坐我那张办公桌

4·14 案的侦破，证明上海市公安局黄浦分局刑侦支队是一支有战斗力的队伍

——对 4·14 案初步判断：关系人作案？非关系人作案？谁的关系？

4 月 14 日，星期一。

中午 12 点 45 分，正吃饭时，上海市公安局黄浦分局刑侦支队接金陵警署报案：金陵东路 423 弄某号发生抢劫案！

光天化日之下，有人在上海市最热闹地段上门抢劫——这一突发的罪恶把公共安全的守护者们震惊和激怒了！在队的全体侦查员在李家华队长、龚洪昌政委的带领下直奔现场。金陵警署已布置对现场进行保护。

孙吉富副局长赶到现场进行指导。

按破案常规——一路人进行细致的现场勘察，一路人询问被害人，一路人调查访问知情群众——各项工作有条不紊进行。

现代化的刑事案件侦破特别重视快速反应。侦查员从多个目击者口中得知，发案前后有两个大约三十岁左右的男青年从现场走过，男青年瘦，身高大约 1.70 米，一人穿灰色衣服，一人穿白衬衫。一位中年妇女说，两人衬衫衣领老脏的，背绿色黑带子旅行包。侦查员问她什么样的绿色，她撇撇嘴巴，点点路边滚落的半片塑布说，喏，介难看颜色，阿拉上海人不大用的。旅行包什么样式？黑带子兜底上来那种。

二十多名侦查员分五路撒向机场、码头、长途汽车站、高速公路、国道进出口围绕截查。信息很快反馈回来：没有嫌疑人任何线索——这就是犯罪与后发制人打击犯罪的时间差。案子破了，才知道相差大约 50 分钟。50 分钟在四通八达的大上海，有多条路、多种交通工具可以逃离上海警方的控制范围。

如果再快点，处警时间再短点，案子可能好破许多，也不会有后边艰苦卓绝酸甜苦辣一言难尽的 173 天……现实是严酷的，不包容天真的“如果”、“如果”只是有心人亡羊补牢的一根栅栏。扯远了。

现场很不理想。

发案时，这间老石库门房里有两个人，一个是租这间房子做甲鱼生意的老王老婆大英，福建省福清人，另一个是来这里借住的他们的远亲国英。据大英讲，她被进来的两人没头没脑一顿暴打，又用胶带纸封了口眼鼻，捆了手脚。她后来听见电视机很大声响，响过一阵不响了，再听听，好像没人了。她双脚蹦到房间门口，用头撞门，被邻居听见，打开门，帮她解开脸上的胶带，才给警署打电话报案。后来，周围邻居拥进房间，看热闹的、七手八脚乱摸乱动的、屋里厢院里不相干的脚印不知道铺了几层。

侦查员冲惊魂未定的大英：来人还讲话了？

大英抚着胸口想了好一阵才说，刚进门问一句“老王在吗”，接着就是没头没脸地打，这里那里打青肿了……

来人你可认识？

不认识！谁认识那两个挨刀鬼！一个脸上蒙着，另一个不认识……

听讲话是哪里口音？

没等大英回答，旁边的国英说，上海口音。

侦查员又问大英，你听出是哪里口音？

2

大英懵懵懂懂。一边国英抢过话头十分肯定地说，就是上海口音！侦查员看她一眼，发觉她脸上身上几乎没有伤，只是头发散乱披着。

国英的陈述与大英有所区别。她讲正看电视，有三个人冲进来，问了句“老王在吗”，动手就打就抢。有人扯我脖子上的金项链，没扯下来，我这才知道是打劫的。后来我被捆住了手脚，用被子蒙住头脸，往后发生什么就讲不清了。

房间当中地上摆放一只保险箱，门敞开，锁芯钻两个洞。据被害人讲，丢失现金 36 万！这是黄浦分局有史以来数额最大的一起上门抢劫案！

侦查员把被害人请到别处，开始仔仔细细地勘察现场。破案，情报第一；个案，永远是现场第一。勘察不细、分析不透、判断不准，破案就无法沿着正确的侦破思路前行。

这是一间改造过的老式石库门房，房主租给老王一家四口（除老王两口，还有老王儿子、大英弟弟）居住。朝南的黑木门、木纱门里是天井，天井上盖了玻璃顶成了前客堂，前客堂当中摆一只方桌。靠东面隔出一间很小的卫生间，里边有水龙头和马桶。原先的前客堂成了里间，这是一家人主要活动场所。一面墙摆着写字台、电视机，靠西是床头柜，蒙着盖布的保险箱在床头柜后边，外人一进房间是看不见的，上边放一个拷克箱，再过去是梳妆台，挨着四尺半宽的双人床。这间房子还被接了一个阁楼。两间房子也就是 20 平方米，摆放得又乱又满。从后客堂可以出后门进弄堂，弄堂只有一米宽，两边都是房子。

房间地上有水，水里泡着一个奇力牌电钻，一个两磅重的奶嘴榔头，一把美工刀，还有永一牌粘胶纸、一段白色棉纱线——显然是没带走的作案工具。奇怪的是，国英身上蒙着的被子是湿的，被人泼过水，为什么？

现场指纹不多，说明来人翻动不厉害。脸盆上取到一枚指纹，经对比是老王家人的。

大英嘴里堵着的卫生纸在她家找到同类。从马桶里捞上来粘胶带的纸芯拿回去检验，取到半枚左手拇指指纹，排除是老王家人的，那就是犯罪嫌疑人的作案证据了，整个现场唯一直接证据。

取这枚指纹用了整整一周时间。

乳白色粘胶纸经调查确认，不是正正经经派用场的粘胶纸，而是裹在不锈钢器皿外头的保护膜。指纹在粘胶纸尽头的纸芯上，而且在光面。因而取这枚指纹十分不易。

最后审讯期间，就是这枚指纹和其他多方相关证据把犯罪嫌疑人套牢为本案真凶，这指纹好珍稀好沉重！

4 月 14 日下午 5 点，各方面工作告一段落，情况不容乐观：堵截未果，现场不明，被害人七七八八讲不清爽，没有照亮破案方向的阳光，有的是难

以估量的压力——发案在公开场合，想保密都不可能，往下被害人和公众一日日给你计数，看你何时把案子破脱。

支队领导和全体侦查员坐下来，将所有信息汇总、归拢，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掰开揉碎好好分析，力争把已掌握的情况吃透，确定是关系人作案？非关系人作案？不善的来者与谁有关系？

从发案现场和进程看，有几点可疑。

来人对这家有所了解，不然怎么会一进门直截了当问，老王在吗？

来人制住被害人后，直奔主题——放着 36 万元现金的保险箱。没有大面积翻动，保险箱上边的拷克箱和写字台抽屉里放着 5 万多元现金动也没动。

作案工具针对保险箱来的：钻头、榔头、美工刀和捆人用的棉纱绳。

3

作案时间更加耐人寻味。大中午，人来人往，一般犯罪分子很少选择这个时间。经过调查，老王一家活动极有规律。一年多时间，他上午 10 点到下午 3 点都在家里分从福建空运来的甲鱼，发货那头是他弟弟。批发商零售商再从他这里批走，从无改变也从不间断。后来居民反映弄堂里卫生太差，一个星期前，老王一家的生意刚刚挪了地方。知道上午 10 点到下午 3 点这家男人不在家的人很少，偏偏抢劫在此时发生。

经过分析，倾向这起上门抢劫事先有预谋，不像撞大运玩一票就走的流窜作案；很明显，有人知道被害人家人员外出和钱放何处的重要情况；是关系人作案。直接关系还是间接关系？本地人还是外地人？本地人是谁或谁们又与谁有关系？外地人是……

要想得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只有工作，用大量、辛苦、细致、繁琐的工作去获得。

当晚的案件分析会上，局领导提出：此案算作当年度黄浦分局一号案，要全力以赴，尽快侦破。

从现场和被害人口供上看，大英和国英的“待遇”是不一样的。大英受到的伤害多且恶劣，而国英头面部没有伤痕，也没有被粘胶纸封住口眼，没被捆住腿脚，仅仅捆住双手后又蒙了一床被子。按两人受伤害的时间看，大英先挨打，此时没有失去自由又出于本能的国英完全可以逃跑或尖声喊叫——没有，没人听见，国英自己也承认没喊没跑。来人似乎对国英“手下留情”，审讯时国英也对来人“口下留情”。

为什么？

为了侦查人员想不明白、本人又解释不清的细节，国英当晚被留了下来。

二查老王的关系人，查工具，查衣服裤子袜子，查马甲装……查他个河清海晏水落石出

当今社会是个又大又密的关系网络，对于像老王这样满天下做生意的人，不知道有多少人与他来往，供货方、批货方、工商税收卫生市政管理，什么人都要打交道；还有借钱的、还钱的，还钱后再借的，借钱后不打算还钱的，眼红他有钱的，因钱招祸惹口角结梁子的……查吧，只要知道“甲鱼老王”四个字的统统查清楚，肯定，要么否定。

向与老王合伙做生意的老程调查，他的第一反映是：肯定是同一弄堂的阿章家；他家四兄弟三个有前科，听他们放过风：“早晚要动一下他（指老王）的脑筋！”找到阿章家老大。他说，干这事只可能是老三。对老三查下

来，没有作案时间。他家还有一个兄弟在郊县上班，考勤卡记录 4 月 14 日上午他正好休班，但是工友看到他中午 1 点在单位吃饭。经过乘各样交通工具反复实验，12 点多钟作案后，再怎样也赶不回来。否掉了。

会不会是与他们有关系的人作案？一共排出 60 个嫌疑人，一个个面对面查下来，又一个个否掉了。

甲鱼老王的生意远到大兴安岭、海南，近至江浙，共有 12 个省上千个个体户散居在本市。一个个进行梳理，排出其中 67 个重点对象全方位调查，最后全部否定。

4 月 15 日那天，老王家人送来一包衣物，说收拾家发现的，不是他家任何人的。包里是一身三枪牌内衣裤、一双袜子、一件彪马牌 T 恤、一条米色长裤。衣物装在一个红色塑料马甲袋里。

初步判断衣物是犯罪嫌疑人的，他们把旅行袋掏空装钱，这些东西连同作案工具一并丢在现场。按衣服推测，正好是身高 1.70 米的人穿着。这几件衣物连同现场作案工具一并纳入调查视野。

相比较，奇力牌钻头的查找最容易。

4

这把钻头很新，像是才买的，上边还粘着黄油。推测在这么热闹的地方，劫财者不会从很远的地方带工具来——侦查员直奔北京东路五金一条街。从外滩查起，走过一家家店，走进一家家店，走出一家家店，做着差不多的事，重复差不多的话。走到南京东路一家电器商行，售货员是个老人家，老人家态度和气。他接过那个钻头，转身看看自家的货柜，点头，是我这里卖出去的。侦查员眼睛亮了。

啥人买的？啥辰光买的？

老人家说，昨天上午一开门，9 点钟。

依记得清爽？

老清爽。他们还问了我，有没有钻铁皮用的钻头？

钻铁皮？太对了。老伯伯，伊拉还讲了什么？

再就没讲什么了。我还搭给他们一把美工刀。

美工刀！老伯伯，依搭的美工刀把子是啥颜色？

老伯伯讲绿色。

侦查员们不响了。现场美工刀把子颜色是红的。这点细节很可能是老伯伯记错了。

老伯伯，来买钻头的是几个人？

两个人。一个在门外不响，一个进来买的。进来这人穿白衬衣。

老伯伯，依看伊还是上海人？

老伯伯不敢肯定，疑惑了一会儿，摇摇头。

谢谢侬老伯伯。再会啊！他们真是太高兴了，没想到这么容易就找到钻头的出处。

找那把榔头可把人走苦了！从 15 日到 25 日，走了多少店，多少次举着那把榔头冲男女老少售货员比划，得到的表情都是一样，冷冰冰的，摇头，摇着冷冰冰的头，摇得他们好像三九天跌入冰窟。后来他们得知，这种榔头属于三无产品，产自山东，商店里代售也是逃增值税的。也有一些山东人背着走街串巷地卖。于是侦查员又走访了卖榔头的山东人集中居住的旅店。被告知，卖榔头的山东人刚刚结算离店。

直到4月25日侦查员在来过的北京路一家店看到完全相同的产品，店主才承认，他们卖过，什么时间什么人也记不清了。

现场那截棉纱绳，让黄浦刑侦支队的侦查员把上海产的所有棉纱绳样品搞齐了、弄清了。上海产棉纱绳是12股合成，现场遗留的才10股，显然又是伪劣产品。4月19日，为访棉纱绳的出处，刑侦支队侯焕副支队长来到卖榔头那家店的隔壁。那家店主承认，棉纱绳是他店里卖的。侯队长揉着走酸的腿说，我们到你店里来过的，为什么早不说，让我们跑这么多路？

店主不好意思了。我怕你们警察老来找，好烦的。说没有，打发掉就算了。谁想到你们三番五次跑路，老辛苦的，再不讲不应该了。

侯焕真不知讲什么才好，她知道这不是店主一个人的问题，这是眼下的国情，上海警察破案要面对的世道人心。谢谢侬！

还有袜子的接口，不同的接口说明不同的机器。在脚趾上方接口的产自东南亚的机器，在袜筒收口的产自欧洲的机器。我国东南沿海省份多进口东南亚的机器。这双袜子的接口和裤子的缝口，都说明产品来自东南沿海。上海市场不大会进这类商品。假设上海人作案，在家穿妥贴不好吗？有什么理由背着内衣裤到处跑？

查红色塑料马甲袋。

5

老王的生意遍布上海市五个区七个大的农贸市场。做水产生意大多半夜2点进货。侦查员专找这个时间进水产市场，找人，找马甲袋的来源。以至于后来被访者都烦了，你们警察老来找，我们生意还做不做了？

你们讲讲马甲袋哪里来的，我们就不找了。

找小黑皮，上海所有水产市场马甲袋都是他一个人搞的。

小黑皮住哪里？

八仙桥厕所对面——瞧瞧这地方！

终于找到小黑皮，小黑皮火眼金睛，拍板定性：这类袋子肯定不是上海的！要么温州，要么福建！

福建——侦查员的心被敲响了！数天来的走路访问腿脚酸痛起泡破皮，挨的青白眼，听的冷硬话，统统化作一缕虽说不太明亮，却充满着希望的阳光，阳光指明一个方向：犯罪嫌疑人是外地人，可能来自被害人的家乡！外地人来沪作案要有落脚点，为此侦查员又查了黄浦、虹口、南市、闸北四个区600多家旅店、浴室，仍然没有结果。在排除了老王的所有关系人后，国英的嫌疑陡然上升！

围绕国英的关系调查！

国英这是第二次来上海。第一次是3月16日，她和弟媳妇一起探望被静安分局处以劳动教养的丈夫和弟弟。案由是当年春节发生在上海的一起诈骗案，同案9人，跑了3人，其中一人是国英的哥哥。6人中间最轻者叫阿夏，治安拘留15天。3月22日那天，国英去劳教所接阿夏出来，在老王家住过两天。3月29日，她和弟媳妇一起回福建。三天后的4月2日，她一人来到上海——来干什么？两次来沪总共二十来天，她怎么能从一句简单的问话中判断劫匪是上海人？国英第二次住进王家，不用王家电话，跑出去打自己带的手机——为什么？王家保险箱内36万元原打算14日寄回福建的，因等当天另一笔14万到了再一起寄回，这些情况国英知道，询问时她却矢口否认——为什么？被抢当天上午，她一会儿出前门看看，一会儿关

上前门打开后门——为什么？

国英的关系人中跳出个修勤，再查他 4 月 14 日在上海某银行存入现金 30 万，这天是王家被抢 36 万元的当天，修勤与目击者讲的发案时在老王家走动的男青年年龄、个头也接近。修勤被带到黄浦分局，让躲在暗处的大英辨认，大英一见此人，冲将出去，抓住他的头发就打，就是他，那天打我、抢我家的钱就是他！侦查员好一阵兴奋，以为破案在即。

再经过仔细询问和查证落实，修勤不具备作案时间，他只是个做建筑装潢生意的小老板，与国英 4 月 2 日同机来上海时搭识，后来同国英在旅馆睡过觉，给过她钱。国英狮子大开口，一下子就要三千元买衣服，吓得修勤再不敢同她来往。4 月 14 日存入 30 万元是工程款。

4·14 案作案手法是否与福建方面类同，要去那边查。

住过老王家的阿夏有无作案可能，要去那边查；

国英的通话情况，也要去那边查……

一下福建势在必行。

三一下福建查清那只马甲袋的来源，二下福建查机票未果

4 月 18 日到 28 日，刑侦支队重案一组四人在黄修业探长的带领下到了福建。

他们到地方后，向当地同行介绍了 4·14 案的案情。同行一听就讲像福清人干的，当地也经常发生抢劫熟悉生意人的案件，手法与本案雷同。三枪牌棉毛衫内衣外穿，外面再套一件西服是福清人的习惯穿着……这些都给黄浦警方带来了信心。

6

然而当地的治安情况却无法让他们深入调查。当地派出所称那里危险，不留他们过夜，也不允许他们自己到村里去。他们解释说村里人乡土观念和宗族意识相当强，搞不好，会把他们当人质扣留。之前，浙江某市警方到福清海口镇抓一名抢劫案嫌疑人，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嫌疑人被抓到了，可是他们被村民包围根本无法出村。三名警员脸上身上被浇上硫酸，一位警员眼睛被硫酸烧瞎，一位警员佩枪被抢走，腿被打断。被抓的对象趁乱带铐逃跑……

听了介绍，黄修业几人心情沉重。很显然，交通不便加上语言不通，没有当地警方配合，他们无法开展工作。既然来了，也不能空手回去，尽可能在外围扫一扫边，多搜集与本案有关信息。一下福建，落实了阿夏的情况，结束治安拘留带回当地，阿夏做起正常生意。取到他的相片带回，又带回国英的手机号，为进一步查证打下基础。

那天，侦查员董方亮和王建强在福州火车站调查，一对小夫妻擦肩而过。他们手里拿的红色马甲袋让两人眼睛一亮——正是案发现场的那种样式！他们急忙拦住小夫妻，问他们马甲袋是哪里买的？小夫妻吓了一跳。他们连忙笑着解释说，这个马甲袋对工作有用的。女同志说，是从莆田娘家带来的。两人大喜，说，买一只新的，换你们旧的可不可以？那有什么不可以的？小夫妻接过新袋子疑疑惑惑离开，不时回头瞅那两个大男人举一只旧袋子开心地傻笑。

和黄修业等一同回沪的还有两个福州市公安局鼓楼分局刑侦队的警员，是为了解决审讯时语言障碍专门请来的。他们参与对国英的审讯。

国英用方言问福建警员，你们抓了多少人？是谁？并说，你们放了我，

我会感谢你们，让你们满意的。还斩钉截铁表示，我没事，你们会看到我清清白白出去的。

再查国英手机，4月2日来沪后到案发前的12号共通话185次，其中67次是打往福建的同一号码，12号后就再没打这个电话了。那个通话者是福建的谁？

再去静安分局劳教所提审诈赌案中的国英丈夫，问他认识的人当中有谁与国英关系密切？他支吾片刻，讲出一个亲戚：翁其乐，福清市三山镇人，讲他与国英有不正当男女关系，无业，吸毒，毒瘾很大。

此情况让人兴奋，无业，吸毒，完全有作案动机和条件。支队领导借预审把此情况抛给国英，想看看她的反映。谁知她听到翁其乐三个字，毫不扭捏腼腆，坦然承认认识，关系非常好，多次电话就是打给他的。打电话是为了安慰他。安慰他什么？预审员问。

他毒瘾好大的，正在戒毒，戒毒好痛苦的，我安慰他，帮他减轻痛苦！

多次审讯，国英要么大喊大叫，要么一坐五个小时不开口。讲她的两个孩子，她不动心，头发披着，连表情也看不到。

口风这么紧嘴巴这么硬！是她真的没事？还是抗审心理特别强？凭她一个不识字没文化二十多岁的农村妇女……一些民警也疑惑起来。别抓不住罪犯，把被害人抓住了……放，还是留？案件侦破到了关键。

李家华队长分析了方方面面情况，觉得国英有问题，围绕她身上的疑点没有说服力的证据能够扑灭。支队领导反复斟酌，并报局领导批准，决定对国英继续审查。

5月4日，案发后20天，意识到此案不是快侦快破能够拿得下来，专案组成立。李队长指出，工作重点还得放在福建方面，假定翁其乐是重要嫌疑人，他12号晚9点后就没有与国英通话了，假设他来沪作案，39个小时，又要赶路，又要踩点，又要买工具，除非坐飞机，别的交通工具都来不及。李队长让二下福建的警员重点查机票，就查13日福州飞上海的乘客名单。

7

5月21日，范惠翰副探长带三位警员二下福建，行程一周。

到了福建，他们听到不幸的消息，一下福建配合工作的福清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副队长林万霖，在追捕歹徒时，被来福枪打中牺牲了。福州市公安局的警力全部投入侦破此案，抽不出人配合上海黄浦警方。他们下到当地派出所，派出所大门紧闭，只留三人在家，一个工纠队员守门。范惠翰提出查找翁其乐的户口，一个三山镇就有6个翁其乐，哪个才是国英的姘夫翁其乐？6个的材料统统翻出，查年龄，询问身高、履历等，才找到需要的那个翁其乐，并翻拍了照片。

5月22日返回福州查找机票。福州每天飞上海四个航班，两个航班是厦门航空公司，两班是东方航空公司。时间过去一个多月了，机场工作人员讲，没法查。没法查也要查。

软磨硬泡死缠烂打，对方才答应让他们到成捆封箱的上万张机票中查找。四个警察一丝不苟地找，4月13日飞上海的厦门航空公司的两班客人查遍，没有翁其乐的名字。再找东方航空公司的两班机票，被告知，这里没有，要到总部去查。

消息反馈回上海，黄浦警员直奔东航总部。

到售票处查票，告知没有存根；到登机处，告知飞机平安落地名单就销

去了；到总台电脑室查，回答是“没有”；到机场公安处请人帮忙也无济于事，莫非山穷水尽了？老马队长提议，可否到东航财务部查查，再怎样，收了机票费得有收据呀？

黄浦警员赶到东航财务部。一位科长讲，公安局查机票？查不出的。多少家到这里查机票，没有一家查出来过。黄浦警员讲，我们的案子重要。科长说，来的人没有讲案子不重要的。黄浦警员陪着笑脸说，帮帮忙了。他讲，怎样帮？东航的售票处遍布全国，机票在全国各地都有的卖，合肥、南京、南昌……要么你们到各地去查？！

为了工作，为了办案子，侦查员们什么脸都得看，什么话都得听，他们好言好语对那位科长说，能不能等所有售票处的票款结算后再来查？

科长看定他们片刻，说，东航财务结算每月 23 号在北京汇总后返回上海，到时你们来看看吧。

23 号去电话，票据没来；24 号去电话，还没来。直到 29 号，黄浦警方得到通知，说票据来了。侦警员直奔东航财务部。

李家华队长叮嘱董方亮，就查 4 月 13 日下午的机票。

功夫不负苦心人，翁其乐的名字终于从那一堆乱糟糟的机票丛中浮出。售票时间 4 月 12 日，4 月 13 日下午 2 点 35 分的航班。考虑到案子是两个人作的，再找与翁联号的机票。

找到了。翁前边是一个台湾客人，翁后边是一个叫郭联凤的人。郭联凤不仅与翁的售票地点、时间完全相同，而且与翁都是福清市三山镇人！

好消息飞报等得心焦的队里领导，也告诉给东航财务部的那位科长。侦查员很诚恳地对科长说：谢谢侬！

黄浦警方从情报得知，国英的弟媳妇又到上海探望丈夫了。通过接触，从她口里得知，当地传说，翁其乐在上海发大财了，4 月份，一下子寄回 20 万元。专案组请求福建警方协查。协查结果，有这个说法，但没取到证据。

新的情况给专案组以新的提示：为什么翁其乐会不远千里来到上海？上海有什么吸引这个毒瘾极深又缺钱的人，不早不晚刚好王家有巨款时他来到上海是巧合么？谁制造的巧合谁给他通风报信？4 月 13 日一天，国英没有同翁其乐通话，而是声称外出接人，接谁？是翁么？

带着这些疑点，专案组第三次派员赴福建，黄修业带队。

8

四第三次任务完成得不好，侦查员们没脸见人，进上海高速路关掉手机。李队长说，人意到了，案子没破，也许天意还没到。

三下福建从 7 月 1 日到 31 日，整整一个月，最热的一个月，孩子放暑假的一个月，黄浦刑侦队的警员年轻，孩子差不多都是小学生。这个暑假本来早有安排，带孩子出去玩，案子没破什么也谈不到，就是不出差，也没心情玩。

此次去福建三个任务，一是查清翁其乐的汇款，二是贴近控制翁郭二人。三是有可能的话，把他两人“带”回来。

到了当地，侦查员找到翁其乐汇款的收款人其泰。其泰承认翁其乐 4 月中旬从杭州寄给他一笔款子 20 万元，后来翁又分两批把钱从他处取走了，再到邮局查找汇款存根，确定 4 月 15 日从杭州寄出的，侦查员把单据复印固定。至此翁其乐的作案嫌疑上升为一号，要赶快把他捉拿到位，以使全案真相大白。

关于翁其乐，当地有种种说法，有人讲见他在福清宾馆，有人讲看到他在某某处吃饭，有人讲他出国去日本了，还有人讲他去戒毒所戒毒了。各类说法都有鼻子有眼。凡是讲到他可能出现的地点，黄浦警方都做了工作，企图贴靠上去。

去福清市戒毒所，一百多个名单查下来，没有翁其乐的名字。防止他用假名字入所，再一次带上相片，让人辨认，没有。听说福州市有两家戒毒所，又一家家查下来，没名字没影子。侦查员又到福清市边防大队，在二百多名偷渡日本遣返人员中查找，没有半点线索。

一天，有关系说，翁其乐到福清了，黄浦警方制定了周密的抓捕计划，结果空等一天人没来。又一天有人讲，翁其乐回老家买毒品去了。侦查员赶到三山镇拱北市场——当地秘密的毒品交易点。在外等候，没有，派人进去找，还是没有。侦查员感到奇怪，这个翁其乐，不找他，他在眼前晃，找他，他又神龙见首不见尾。

翁其乐的姐姐家就是国英在上海打了 67 个电话的地方。黄修业他们觉得应该进去看看才放心。当地派出所长说，我陪你们下去一趟。你们车牌换过，不要开口讲话。照此办理。侦查员陈卫国跟着当地警方借着冲赌进了翁其乐姐姐家。家里没发现有成年男人用的物品，翁其乐不在。出来后，只有请当地派出所协助布控。

对于二号人物郭联凤，侦查员了解到，他 4 月底一下子还了 10 万元钱，还买了一部手机。这个人成天在三山镇前郭村穿一双拖鞋走来走去。黄浦警方就是贴不过去。他的哥哥是村委会副主任，在当地极有势力。明知对象在那里，却拿他没办法。黄浦警方心急如焚。

当地派出所表示不能带他们去抓人，郭联凤的手机号也查不到，莫非走投无路了？！

在他们开车返沪途中，曾被邀请观看东海舰队的海上实战演习，很难得的一次机会！

但他们没心情看。黄修业探长在日记中写道：不留了，没有抓到一个对象、胸口闷得慌，不过我们还要回福建来。真不甘心！

黄浦分局刑侦支队有一个不成文规定，因公出差返回的同志，队领导都要去接。三下福建的警员觉得自己没完成任务，没脸见同志和领导，更不好意思让大家接。临到上海高速路口，他们把手机关了。

他们的车子开到分局，正是午饭休息辰光，应该静悄悄的院子里站了許多人，局领导、队里全体在家人员都在院子里等着呢。7 月 31 日中午，多热的天气！连其他部门民警都感到奇怪——谁来了，这么隆重？再一看，车上下来刑侦队几个出差的侦查员。

李家华队长握着他们的手笑着说，你们尽力了。人意到了。案子没破，也许天意还没到。

听这话侦查员们哭了，出门在外再苦再难时没有掉下来的眼泪，不轻弹的男子汉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龚洪昌政委给他们端来冰啤酒，玩笑着说，不是庆功酒，接风洗尘的。

这酒好难咽！

专案组三下福建，正逢 11 号强台风席卷福州。看着外面狂风暴雨大作，陈卫国想起漏雨的家。他把电话打到上海家里，问妻子情况怎么样？妻子一

边哭一边说，家里漏得厉害，棉花胎也堵不住，摆两个脸盆接雨水呢。女儿抢过电话说，爸爸我好想你，我和妈妈、奶奶很害怕，不敢睡觉，爸爸你快点回来吧。这边陈卫国一句话说不出来。妻子在那边光是哭也讲不出话来，直到电话挂断。

福清的旅馆里，屋外是雨，屋里是一片凝重的气氛。黄修业临行前女儿耳朵正发炎，董方亮十岁的儿子在亲戚家打游击，陈伟家的装修不停也得停了。他们走了，为了办案远离上海，把家丢给妻子、老人柔弱的肩膀……他们欠亲人太多太多。

回来后听说，他们在福建方面的情况对方似乎非常清楚，查找汇款单，抓翁其乐……有人放风，上海警察抓不到的，一个也抓不到。

还听说翁其乐身上有枪，那种能震碎人血管、肝脏的来福枪，福清市公安局的林万霖中队长就是中了来福枪弹牺牲的……

五 改换方式四下福建

日子，案子破不掉的日子已经不分星期几、节假日，统统成为上班日，来了任务拔脚就跑的公出日。月份，怎么一个月就像一个星期过得飞快？真希望每个月都是 31 天。

离案发之日已经过去四个多月了，案情大致有了眉目，可人呢？应该通过法律程序查清落实、确实有罪必须接受法律严惩的犯罪嫌疑人呢？仍在千里之外的闽地逍遥。

公安局这一通查案子，替甲鱼老王讨回不少借款。他一家从春、夏到初秋日子的流逝叠加中似乎悟到什么——可能是自家亲戚或者老乡“杀熟”作下的，为了脸面，也为了种种说不出道不明但心知肚明的原因，他们一家人放话，不要那 36 万元钱了，那些钱心眼活些手头紧些就挣出来了，别再费劲了！

这不是明目张胆对黄浦刑警破案能力的怀疑么？

倒像是警察没事做一次次往那听不懂话的福建跑，那地方有什么好玩？

把国英扣住的日子总得有个上限，不能遥遥无期，找不出证据说人家有罪，不管怎么丢脸也得放人。莫非真像她讲的：你们会看到我清清白白地从这里出去。

压力，没当过刑警的人难以体会的压力；

没参加 4·14 专案组的人员难以掂量的压力；

这巨大的压力除了化作动力无处可以释放。

车到山前必有路。路怎么走，得动动脑筋。善用脑筋不正是上海警察上海刑警的特长么？！

李家华队长不知如此这般考虑了多少回：案子还得在福建方面开花，但得改变下去的方式：变明为暗。前几次去，黄浦警方在明处，语言、装束，直来直去调查访问，一切尽在对象和与对象有关系的人的观察掌握之中，你感冒人家就听见打喷嚏，工作起来当然处处被动。

这回下去得我们在暗处，让别人到明处活动，把得到的信息及时反馈回来，一切尽在我们的观察掌握之中，变被动为主动。

主意当然好，非常好，可以怎样把好主意变成周密的计划，化作决胜于千里之外的破案行动？胜算，也是一步险棋！背水一战的悲壮，还得有至少过半的把握。放一个人过去，放一只风筝过去。这个人得能近处贴靠翁其乐、郭联凤，得有不依不饶不屈不挠地纠缠他们的过硬理由，与此案无罪罚关系

又与此案有关当事人有关，在团伙当中有一定能量讲话和胆量犯混……

10

此人在上海找不到，上海警方在福建当地也找不到，至少眼下来不及物色培养。

李家华想到了小 a（姑且叫他为小 a）。

为了这一着险棋，李家华队长与小 a 多次接触，面对面观察、了解他，他的性格、行为方式……

终于到了李家华支队长认为可以向小 a 摊牌那天。

小 a、李家华在桌前对坐。脸对脸并不太远，但是对立的两极，长椭圆形的桌子使所有对立点发生联系，最终可由对立走到一起——有点意味的桌子，更有意味的谈话。

李队长直截了当讲明破案的需要，需要小 a 帮助做的事情。

小 a 一开始有点出乎意料，思路难以集中，更难以拿定主意。虽然通过几天几次接触，小 a 感觉这个李队长要出手什么不同凡响的动作，这动作与他有关系。什么关系？小 a 一时想像不出。原来如此！这动作太大了，太超出想象了？会是真的么？会有多少是真的？自己若答应了，得有多少，失有多少？小 a 不可否定，这主意极具挑战，极刺激，当然也极冒险。小 a 甚至感到李队长能挑中他也是他的几分荣耀呢。

毕竟事情太过重大，小 a 要好好想想。他定定地看着李家华。李家华炯然有神极富穿透力的目光已隐在淡蓝色的烟缕后面，看不太清了。又必须看清。小 a 与李家华对视了五分钟，也许是十分钟？谁也顾不上看表，因为谁看表就表明谁撑不住了。这是心力与心力的对峙，意志与意志的较量，正义与非正义的抗衡……

我干。小 a 咽了口唾沫，点头。你不许变卦。

李家华不屑回答这个问题，也根本不想对小 a 的谈话做进一步承诺。该说的都说了，兑现是行动而不是语言。“沉默是金”。他要为开始实施的行动做细致的部署，那行动除了风险是一定的，什么都不确定。

李家华教给小 a 回到福建后要做的事情，要找的人，以及与他们的联络方式。我们就靠你了。

小 a 离开那张椭圆形桌子，离开房间，快要上车出大门时，李家华发现小 a 刚才坐过的椅子上有一样亮闪闪金晃晃的东西。这家伙，快叫小 a 回来！

小 a 回来了。李家华举着那枚分量很足的金戒指对他说，拿回去。

小 a 眨眨眼睛，一时不明白李家华的意思。

上海警察不兴这个。

小 a 有点动容，又有几分尴尬。也许上海警察不兴这个。你到了我们那里就明白了。

我永远也不明白。拿走！李家华已经感到这只即将放飞的风筝的难以控制。拉绳子的手要多用些力才成。

主意拿定，决心下定，不能耽误，说走就走。

原计划 9 月 2 日的四下福建，提前于 8 月 31 日行动了。

李家华队长亲自带队，组员有前三次都有的陈卫国，还有一下、三下的黄修业、董方亮。开了一辆桑塔纳下去。陈卫国答应给上小学的女儿开学前包书的许诺又违约了。

他甚至来不及回家告诉女儿一声，只留了一张字条：爸爸又犯错误了。

回来一定补上给你包书。

六抓捕翁其乐，那场面好险！

行动组当天到达福州，只跟福州市公安局、福清市公安局三位有关领导发生联系。

9月1日，行动组悄悄进入福清市某宾馆。

当地情况确实复杂。9月1日当天，福清当地带黑社会性质团伙发生火并枪战，四人被打死在李家华他们住的宾馆外边。9月3日，福清警方在龙田镇一地就收缴军用微型冲锋枪六支。当地警方告诉他们，不要单独上街，上街也不要带枪，不然别人会以为你们是匪徒，开枪打死白打死。

11

小 a 到福清的当天，有关部门查到，翁其乐的老婆有一个电话打给 138 手机。上来连称呼也没有，只有一句：小 a 回来了，到我店里来过了。不待对方回答什么，挂机。

这个 138 是谁？

李家华队长一行虽然不出门不公开露面，但是工作一直没有停止。他不停与小 a 联系，问他找到翁其乐和郭联凤没有？讲，我们就靠你了。

小 a 讲没有翁郭二人的消息，他也并不全信李队长的话。我给你们房子打过电话，没有人接。你们不是来游山玩水的，不工作，干什么？他是试试李队长是不是真信他。

9月3日下午，小 a 刚给行动组电话，讲翁其乐不用手机，也不用呼机，很难找。晚上福州市局的有关人员就发现他当天与 138 通话三次。一位领导急忙赶来李队长住处说，你们用的小 a 反水了。他明明与翁其乐有联系，不告诉你们。你们得赶快撤离此地，很危险的。

李家华感到震惊和诧异：莫非真的看错人用错人！他问福州同行有什么迹象表明小 a 反水？

小 a 这几天一直同那个 138 联系频繁。据我们查下来，138 就是翁其乐。我们找人在厕所里打过那个号码，打通后只讲一句话，是其乐么？对方回答是肯定的。

真是这样，问题确实严重。往下不是用不用小 a、破不破案子的问题，而是保存实力减少牺牲的问题。

行动组四人面色如霜。怎么这次一无所获就要鸣金收兵了么？李家华追问一句，你们认为那个 138 等于翁其乐？还是接近翁其乐？

对方的回答是等于。你们赶快撤离吧。案子破不掉还有来日，咱们的性命比那些人渣值钱。他们介绍了福清市一位副局长因为案子破得多，不得不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外地念书，只有父母才能与他联系。当地恶势力见报复不了副局长的直系亲属，就把他的侄子搞到手，强迫吸毒以致残废。福州同行的讲述使场面气氛陡然紧张。

晚上 12 点，李家华决定不走，继续静观小 a 表现。

后来发现 138 总与福清市海口镇的一个女人通话，为了贴近摸回情况，9月5日，陈卫国等人悄悄潜入海口镇一家私宅。9月8日的一个电话，证明小 a 没有反水。他老婆对他说，做事留有余地，当心。以免今后遭报复。小 a 对老婆说，事情走到这份上，没有回头路可走，只能这样了，9月9日，138 的真面目终于查清，原来他是小 a 的哥哥，一个在上海有案底被通缉的在逃嫌疑人。小 a 与他联系当然不会告诉李队长他们。

为了取到这些宝贵的线索，陈卫国他们在那个私宅一周没有洗澡。

小 a 没有找到翁其乐线索，却搞清楚郭联凤的手机号。郭承认参与 4.14 案，分得八万元钱。但他不相信小 a，诈讲他是探子。

往后再不接他电话了！

再见郭联凤果真困难！也是一会儿讲他在这，黄浦警方赶到，不见人影。一会儿讲在别处看到他，计划得周周到到，还是扑了一场空。

9 月 11 日，有翁其乐的消息传来，他和一个绰号叫大头的人在一起，就在龙田镇大头的家里，很少出门，成天吸毒，打牌，睡觉。据当地警方介绍，大头是一个地痞流氓，曾在俄罗斯抢过地盘，犯下过命案。为了抓捕翁其乐，行动组决定派陈卫国带两名当地民警悄悄进入龙田镇待机动手。当天下午，福清市局刑侦队队长开一辆安徽牌照的车子进镇探路。引起大头老婆的警觉，她一直到派出所，问那辆安徽车子是哪来的？反侦查能力极强，气焰也太过嚣张！

12

9 月 13 日，又听说翁其乐要去某地买毒品，广州还是赣州？不管怎样，先去机场、车站、码头布控堵截。堵了两天不见人影，又有情况讲翁其乐没走，还在龙田镇大头家安逸。

行动组成员尽管心急如焚，也不敢轻举妄动。抓捕不可以有第二次，一次不行，嫌疑人满天下惊飞，再抓可就难于上青天！没有百分之百把握，决不能动手！

案子似乎僵在那里了。

这期间，李家华他们接到黄浦分局领导多次打来的电话，领导有关注，也有关心，还为他们设想了退路，不是所有案子都能破的……中秋节前夕，孙吉富副局长带月饼等来到福建慰问……所有压力，也是鼓励。

此次下福建，黄浦刑警节约到近乎苛刻自己。他们清楚三下福建不菲的钱物支出，往下还不知要花多少，能省点就省点吧。他们四人住一间房间，几乎顿顿方便面。14 天吃的 17 顿饭只花了 175 元，其中还包括孙局长临走前改善伙食吃的那顿 36 元的饭。经常早饭是一杯清茶就着水花生。为了办案，侦察员自己往里贴了上千元。

9 月 16 日，传统的中秋佳节，在福建福清当地，是仅次于春节的大的民间节日。家家户户张灯结彩，人人回家团圆，福建警方的同志也不例外。热闹的大街一下子变得清静，人来人往的宾馆门前冷落。黄浦分局的侦查员在空空荡荡的房间坐着。孙局长他们分几次带来的 100 盒月饼，统统送给当地有关部门作为答谢，一盒也没有留。李队长感冒发烧睡在床上，三人没心情出去，就这么静静地坐在跟前陪着。

卫生间没有热水。一个侦查员建议李家华去洗桑拿，发发汗。算下来，一个人就得 68 元！免了。

要不去吃点好饭，补补身体？一名侦查员建议，也遭到其他人反对，看不见队长没有食欲，只想休息？李家华睡不住了，他硬撑着起来说，走，我们过节！

宾馆外面深蓝色夜空一轮明月悬挂中天，团团的，圆圆的，看上去有点冷，不如上海家乡的那只温暖。虽说都是男子汉，虽说不是第一次在外过节，但是案子破不脱，胜券在握却伸手不及，破案的日子一日日如秋天落叶叠加，却没有像样的果实从枝头采摘下来回报家乡父老和领导战友，用“沉重”来

形容心情，“沉重”也嫌轻。空旷的餐厅，孤单的食客，简简单单四菜一汤，泛泡的啤酒杯举起来：为了胜利（所有的努力不都是为了这两字么），干杯！

吃完饭有人建议，听说西竺山的庙里签很灵的，反正过节做不了事，不如爬爬山，队长发发汗，也求求签。

李家华同意。他说，求签只能用私款，只许求案子上的事。签出来了，隐隐约约是好签，解签又不得要领，只当好玩一回吧。

上山下山，李队长出了一身透汗，旅馆的热水也来了。他放足热水。连泡带冲，连呼“过瘾”！感冒顿时减轻。

李家华 1952 年阴历五月端午午时出生，属龙。属龙的人多水命。李家华想案子时离不得水，总要放满一池热水猛泡猛冲，泡完冲完，身清脑爽，主意也就来了。又扯远了。

黄浦分局的领导在中秋节这天到专案组成员家里探望，送去月饼，带去问候。领导承受不了家属满是询问的眼光：我们的亲人何时回来？他们在外办案有危险么……

人意到了，天意也该到了。

9 月 18 日下午 4 点钟，得到翁其乐确实在龙田镇大头家的消息，李家华决定由黄修业送董方亮、陈卫国进龙田镇守候。临出发前，福清刑侦队的林大队长突然问了一句：你们有没有带防弹衣？

几个人愣了，说，没有。

林大队长说，那很危险的，据说他们有来福枪。

13

时间已不允许再等待犹豫，没有防弹衣也得上路了。

车上董方亮开玩笑对黄修业说，修业，这趟去，万一我光荣了，我家的小革命就交给你了，等他长大，你向局长要求，让他当刑警，就坐我那张办公桌。黄修业无言以对，浮出眼眶的泪水全部吞咽回肚里，车窗外残阳如血，秋风凝重如铅。

9 月 19 日，接报告，大头到了江西瑞金，从那里给他老婆打了两个电话。有大头就有翁其乐，尽快赶到瑞金！

四人中午 12 点 20 分从福清市出发，按地图选了一条最近的路。谁想到这是一条废弃的山路。路面仅一车之宽，坑洼不平山高弯多，再退回来已不可能，只有硬着头皮往前走。山高月小后来小月也无，黑黢黢的天幕团团雾气上升，雾挟来阵阵冷雨，能见度极差。500 公里山路开过去，索性连路也找不到了，视野满是荒芜的草丛灌木。在一个下坡转弯处，突然感到车身向外倾斜，咚一声，右后轮陷了下去。全车人的困倦一下子惊飞。

探头朝外看，车尾的四分之一已悬置深渊！车上人一身冷汗出来。李家华连忙命令道：别乱动，镇定！他叫驾驶员轰足油门，贴着山坡往上爬，终于将车子开出险境。大家松脱一口气，心有余悸下车看，竟无人发现后保险架已经没有了，右后轮胎内侧钢丝几乎全部拉断。

20 日中午 1 点，四人赶到江西瑞金。

这天是星期六，中午 1 点当地公安局刑侦队人还没来上班。跟了一路的雨不疾不徐，浇得人身冷心寒。一雨成秋，气温降至 10 度。身穿 T 恤又肚中无食的黄浦刑警冻得直哆嗦。

为了驱赶寒气，他们蹦高够公安局门廊的灯头，一次次蹦高，看谁比谁

蹦得更高。

3 点，他们与当地刑警接上头，请求帮助协查大头在当地的两个电话地址。经查，一个是私人，一个是公用，两个电话之间相差 2 公里。先查私人电话，当地治保反映是一伙做鳗鱼生意的福清人的临时住处，没听说有陌生人来往。再查公用电话，两处之间共有六个。第一个离瑞金旅社最近。这就对了，大头他们不会用旅社电话，跑出来打公用，极有可能大头和翁其乐就住在瑞金旅社。

李家华派董方亮进旅社打探。董方亮问服务员。有没有福清客人住店？服务员讲，福清有大头住，刚出去。

董方亮大喜。他不动声色掏出翁其乐的相片，递给服务员，这个人见过么？

服务员毫不犹豫地说，和大头住 309。老客户了，只付钱，不登记。

董方亮迅速将这一重要情况报告李家华等三人，李决定登记住进瑞金旅社，实施抓捕。

奇怪！服务员给他们开的房间就是刚才她说的大头和翁其乐住的 309。进得房来，迅速搜查一遍，没有任何人住过或者吸毒的迹象！坏了，人被惊动了！正在这时，接福清市局电话，问，你们是不是在查旅社？李家华说，是呀。你们暴露了！大头从三楼跳下去跑了！李家华的脑子疾速盘算，大头不可能进来，又跑掉，一定是接到服务员报告，说有人找你们，根本没进屋就走了。那翁其乐也走了么？！

李家华请求当地刑警调集警力包围旅社。协助抓捕重要犯罪嫌疑人。瑞金警方大力配合，瑞金旅社被围。

李家华和董方亮在三楼一间间查，黄修业在楼下窗前堵截。当查到 309 斜对面 308 房间时，门被反锁。董方亮踹开门，只见窗户开着，一根用床单结成的绳子朝外吊着，追到窗前往下一看，一个人影顺绳子下逃。一定是翁其乐！董方亮的枪响了！李家华大喊，黄修业在楼下堵住！那人见到处是警察，便借着绳子的荡力撞断二楼的窗框和玻璃，窜了进去。

14

李家华迅速从三楼追到二楼，一间间踹进去看，308 下边正对着 208 没有人，玻璃也没有碎，207 也没有，转身到 206 房间，门开着，一地明晃晃的碎玻璃，没人！

这小子，看你往哪儿跑？！此时此刻，李家华满脑子只有一个信念：说什么也不能让他跑了，一定要抓住他！至于那小子身上有没有枪？开枪后会怎么样？根本顾不上考虑。李家华冲出 206 房间，沿着黢黑的旅社走道边跑边找。老式旅社的走道怎么那么深那么长有两万五千里吧？！转弯处，他看到一个白色的人影躲在门洞里，不管三七二十一，扑过去，双手紧钳住那人的脖子。那人不再挣扎后，李队长按住他的头，问赶过来的董方亮，看看是不是翁其乐？瘦脸、尖下巴、细腿，不是翁其乐又是谁？咔嚓一声，董方亮将手铐铐牢他。

翁其乐彻骨哀鸣，一枪打死我算了……

一枪打死你，太便宜你了。

那一刻的感觉，李队长事后对我说，你体会不了，我也讲不出来。没当过刑警没参加破此案子的人体会不了，参加破案的人也讲不出来。

让我来试着形容：

那是一种冲破黎明前的黑暗曙光初现旭日即将东升的欣喜感；
那是一种突破艰难险阻终于攀援到顶的成功感；
是与看不见的对手长时间反复较量终于将对手打败的胜利感；
侦破思路正确与否的检验；
自我价值的确立与实现；
为不平凡的人生履历又添了一笔辉煌；
它是悲欣交集的心情；
更是“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的境与界。

那一刻的感觉强烈和浓缩，没有此经历的人难以企及，沉溺于小悲欢小愁怨的男女难以理解，所以刑警们轻易不与人言，甚至不与亲人言。他们珍惜这份感觉并把感觉珍藏，在往后的日子里，默默滋养身心，照亮前路。他们此时最好的伴侣是酒，醇香浓烈的酒为他们洗去风尘，挥发疲惫，抚平心弦，激活新的智慧与体能，从头开始。

当时他们可顾不上喝酒。

李家华把抓获翁其乐的消息告诉福清市局的战友，对方第一句话是：翁其乐带没带枪？

李家华说：没带。

沉吟片刻，对方说两个字：险胜！

李家华又告诉了小 a：翁其乐抓住了。小 a 开始还不相信。晚上瑞金警方要为他们接风庆祝，为了答谢当地同行，于情于理，这顿饭都要吃，可是李队长实在放心不下关着的翁其乐——得来实在是太不易了，再不敢有半点闪失。他让陈卫国吃几口借故肚子痛离席，好生看翁其乐那厮。

陈卫国两天没吃饭了，吃了两口借故离席，回到看押处，见翁其乐好好的，只是毒瘾发了，鼻涕一把眼泪一把。他赶快给李队长打电话，告诉一切正常。这边李家华加快吃饭的进度，早早结束，连夜开车赶回福州。

李家华讲，往下的路安全第一。看好翁其乐，他毒瘾发了，把他整整牢，别这边开着车子爬山，那边他横七竖八踢一脚。再就是看清路，不敢毛估估，不行，下来一个人在前边领路。

毕竟两天两夜没吃没睡，撑到极限人困马乏。怕开车的人瞌睡。车子喇叭开开，磁带放放，管他会唱不会唱，管他五音多还是六音少，管他调跑不跑词对不对，唱啊喊啊，独唱，小合唱，大合唱，用发自心底的胜利欢呼抵御迎头压来的困倦。

15

9月21日早晨7点20分，又脏又伤的上海桑塔纳车开进福州市。街上车子比往日少，行人尽是一些晨练的老人和去早市买菜的主妇，绿树祥和，花朵娇媚，鸟儿啁啾……天上地下空气中大字书写两个字：和平。

黄浦警方除了破案，一片懵懂：怎么今天街上这么少人？

却原来21日是星期天。有多少个星期天没有休息，他们谁也记不得了。为了车子上那个烂泥一摊的翁其乐，付出的星期天和付出的所有——值，很值！

23日翁其乐被前来接应的黄浦警方押回上海。在家的刑侦队员围拢看翁其乐是何方神圣？人嘛老瘦的，毒瘾发作的样子老丑！

七抓郭联凤，全案告捷

翁其乐被擒后，有消息表明郭联凤在湖北江汉地区。小 a 也告诉黄浦警

方，郭联凤在湖北他大哥那里，他大哥在那边包工程生意做得很火。

黄浦警方问小 a 怎么知道郭联凤的消息。

小 a 讲，郭联凤有个情妇在福清，从那天她打电话的表情上看，像是给郭联凤打。小 a 马上再拨郭联凤手机，通了。郭联凤也主动打电话给小 a，讲自己身边没钱，也想找翁其乐要钱。最近可能不会回福清。

9 月 26 日，黄浦分局刑侦支队政委龚洪昌带三人飞往武汉。在湖北公安厅的配合下，查到情妇打给郭联凤的电话来自湖北潜江，户主是郭联凤的哥哥。没人认识郭联凤的哥哥，这样对抓捕郭联凤不利。为此，探长范惠乾和当地一位同志化装成赌徒打入郭联凤哥哥开的赌场，把他哥哥认牢。

就在同一天，有消息说，郭联凤的情妇要来湖北潜江看他。情妇问他，到了潜江去哪里找他？郭联凤说，一个最危险也是最安全的地方。

郭联凤终于要露头了！

10 月 3 日下午，郭联凤的情妇乘坐 490 次列车到达武昌，之后她乘车赶到潜江，当然一路有“刑警”关照护送。她到了潜江市，直奔公安局招待所，并且在门口给什么人打电话——跟踪护送者明白了“最危险也是最安全”的意义。他们盯牢招待所大门，看出来迎接者会不会是让他们望眼欲穿的郭联凤，做好抓捕准备。

7 点半，街灯辉照下，大门口匆匆走出一个人，再定睛细看，不是郭联凤，而是他大哥。情妇跟着大哥进里边，45 分钟后换了衣服又和大哥一道出来，突然两人在十字路口跳上一辆中巴车。后边跟着侦查员来不及上同一辆车，急忙招手拦了一辆残疾人的三轮。

十几公里开出去，前边是江汉大市场。

湖北省公安厅的同志已经到了。他们跟着郭联凤哥哥和郭的情妇进到大市场里边一幢居民楼，真真切切听见他们朝一个窗户叫两声：联凤，联凤。上楼后没多久，两人又出来了，黄浦分局的侦查员和湖北省的侦查员决定兵分两路，一路跟踪这两个人，龚洪昌政委带人在这里等着抓捕郭联凤，说什么也不能让进入视线的狐狸再溜了。

据当地警方介绍，这个大市场治安情况比较复杂。不好公开进去抓人。

明抓不行，就暗查。黄浦警方和湖北公安厅的十多位民警一幢幢楼悄悄走访。走到 16 号楼时，有人反映，二楼住着一个姓郭的福建男子。当即将 16 号楼围住，封锁每一个出口。龚洪昌和范惠乾踹门冲进房间，郭联凤正在床上，没等他搞清怎么回事，就被千里奔袭从天而降的上海黄浦刑警铐牢。经搜查，他的包里有一把刀。

当天晚上，黄浦刑警星夜赶路，160 公里赶到武汉已是凌晨 3 点。

16

武汉关的报时钟悠悠敲响，仿佛响了千年万载，又像是才镀了第一层春雨秋霜，那钟声让人神思遐想，又让人忍不住鼻酸泪盈。那天是范惠乾的 40 岁生日呢！看着押解回来的郭联凤，多好的生日大礼！四十而不惑，生日那天最想念的人是自己的母亲，母亲病重在家，孝顺的儿子有心无力。此时的范惠乾归心似箭，专案组所有外出成员归心似箭。

返程乘船。对于押解这么重要的犯罪嫌疑人，船只虽慢，但是安全。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不知船上四位黄浦分局侦查员们有此诗情画意否？

10 月 6 日，龚洪昌一行四人在呜呜的船鸣声中靠岸上海港。

在强大的审讯攻势面前，被毒瘾折磨得七颠八倒的翁其乐交待了他的罪行。

由于缺少毒资，相好的国英又告诉他甲鱼老王家有钱，他便萌生了抢劫钱财的动机。

当然得有人帮他，他和郭联凤从外边联手，国英从里边配合。他和郭联凤是 13 日下午到的上海，国英去机场接他们住到旅社。他俩当晚外出买工具，商店已经关门，告知第二天一早再来。当晚他们去国英家踩了点。第二天一早，两人买了工具，直奔作案现场。

由于翁其乐的妻子是老王家亲戚，大英还参加过他们的婚礼。翁怕大英认出他，在脸上蒙了只袜子。在国英的被子上浇水，是怕把她捂得紧了昏过去，浇上水看她还会不会动——正像事后勘察现场发现“有人对国英手下留情”。

两人作案后乘车到徐汇，又换车到杭州，从杭州把钱寄回福建，再乘飞机飞厦门，转回福清。

国英对有的人“口下留情”。她没有口供，一直没有。抓回两人后给她看相片，她讲不认识。该案审结判处她有期徒刑 15 年。

36 万元不义之财，郭联凤分了 10 万元，刚开始他不承认作案，经过指纹对比，那枚在粘胶带纸芯处取到的半枚指纹就是他的，他认罪了。为了这罪行，他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翁其乐分得 26 万元，等抓住他时，连吸毒带挥霍早花光了。翁其乐被判处死刑，已经执行。

尾声

4.14 案破得艰难，也破得精彩，如同粗粝的磨石能激发迸射出璀璨的火花。上海市公安局刘云耕局长给予高度评价：干得漂亮，请予以认真总结。

当然要立功了，李家华二等功，黄修业、董方亮、陈卫国三等功。

比起刑侦支队 69 名侦查员 173 个日夜夜的付出，比起福建、湖北、广东各省警方的通力合作，比起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技侦总队的指导员参与，功劳显得微不足道。

冬去春来。日子一天天过。案子一件件破。

有一天，电视里播出一档反映公安的演讲节目，主持人在台上侃侃而谈：当一辈子警察，干两辈子活儿，苦了三代人……

